白氏長慶集/卷0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初授拾遗献书 元和三年进

五月八日，翰林学士、将仕郎、守左拾遗臣白居易顿首顿首，谨昧死奉书于旒扆之下：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，除授臣左拾遗、〔依〕前充翰林学士者。臣与崔群同状陈谢，但言忝冒，未吐衷诚。今者再黩宸严，伏惟重赐详览。臣〔谨〕按《六典》：左右拾遗掌供奉、讽谏，凡发令举事，有不便于时，不合于道者，小则上封，大则庭诤。其选甚重，其秩甚卑。所以然者，抑有由也。大凡人之情，位高则惜其位，身贵则爱其身。惜位则偷合而不言，爱身则苟容而不谏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故拾遗之置，所以卑其秩者，使位未足惜，身未足爱也。所以重其选者，使上不忍负恩，下不忍负心也。夫位未足借，恩不忍负；然后能有阙必规，有违必谏；朝廷得失无不察，天下利病无不言，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。由是而言，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？况臣本乡里竖儒，府县走吏，委心泥滓，绝望烟霄；岂意圣慈，擢居近职。每宴饮无不先及，每庆赐无不先沾；中厩之马代其劳，内厨之膳给其食。朝惭夕惕，已逾半年。尘旷渐深，忧愧弥剧。未伸微效，又擢清班。臣所以授官已来，仅将十日：食不知味，寝不遑安；唯思粉身，以答殊宠，但未获粉身之所耳。今陛下肇建皇极，初受鸿名，夙夜忧勤，以求致理。每施一政，举一事，无不合于道，便于时；故天下之心，颙颙然日有望于太平也。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，陛下岂不欲闻之乎？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，陛下岂不欲革之乎？候陛下言动之际，诏令之间，小有遗阙，稍关损益；臣必密陈所见，潜献所闻，但在圣心裁断而已。臣又职在中禁，不同外司；欲竭愚衷，合先陈露。伏希天鉴，深察赤诚。无任感恩欲报，恳款屏营之至！谨言。

论制科人状

近日内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

右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，人心甚惊，远近之情，不无忧惧，喧喧道路，异口同音。皆云：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，以直言时事，恩奖登科。被落第人怨谤加诬，惑乱中外，谓为证妄，斥而逐之，故并出为关外官。杨於陵以考策敢收直方者，故出为广府节度。韦贯之同所坐，故出为果州刺史。裴垍以覆

策，又不退直言者，故免内职，除户部侍郎。王涯同所坐，出为虢州司马。卢坦以数举事，为人所恶，因其弹奏小误，得以为名，故黜为左庶子。王播同之，亦停知杂。臣伏以裴垍、王涯、卢坦、韦贯之等，皆公忠正直，内外咸知；所宜授以要权，致之近地。故比来众情私相谓曰：此数人者，皆人之望也。若数人进，则必君子之道长；若数人退，则必小人之道行。故卜时事之否臧，在数人之进退也。则数人者，自陛下嗣位已来，并蒙奖用，或任之耳目，或委以腹心。天下人情，日望致理。今忽一旦悉疏弃之，或降于散班，或斥于远郡。设令有过，犹可优容；况且无瑕，岂宜黜退？所以前月已来，上自朝廷，下至衢路，众心汹汹，惊惧不安。直道者疚心，直言者杜口。不审陛下得知之否？凡此除改，传者纷然。皆云：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，或以正直忤物，为人之年媒孽，本非圣意罪之。不审陛下得闻之否？臣未知此说虚实，但献所闻。所闻皆虚，陛下得不明辩之乎？所闻皆实，陛下得不深虑之乎？虚之与实，皆恐陛下要知。臣若不言，谁当言者？臣今言出身戮，亦所甘心。何者？臣之命至轻，朝廷之事至大故也。臣又闻：君圣则臣忠，上明则下直。故尧之圣也，天下已太平矣；尚求诽谤，以广聪明。汉文之明也，海内已理矣；贾谊犹比之倒悬，可为痛哭。二君皆容纳之，所以得称圣明也，今陛下明下诏令，征求直言；反以为罪，此臣所以未谕也。陛下视今日之理，何如尧与汉文之时乎？若以为及之，则诽谤痛哭，尚合容而纳之；况征之直言，索之极谏乎？若以为未及，则僧孺等之言，固宜然也；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，又何忍罪而斥之乎？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。德宗皇帝初即位年，亦征天下直言极谏之士，亲自临试，问以天旱。穆质对云：两汉故事，三公当免。卜式著议，弘羊可烹。此皆指言当时在权位而有恩宠者。德宗深嘉之，自第四等拔为第三等，自畿尉擢为左补阙；书之国史，以示子孙。今僧孺等对策之中，切直指陈之言，亦未过于穆质；而遽斥之，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。书诸史策，后嗣何观焉？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？臣昨在院，与裴垍、王涯等覆策之时，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。臣上不敢负恩，下不忍负心，唯秉至公，以为取舍。虽有仇怨，不敢弃之；虽有亲故，不敢避之；唯求直言，以副圣意。故皇甫湜虽是王涯外甥，以其言直合收，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。当时有状，具以陈奏。不意群心构成祸端，圣心以此察之，则或可悟矣。傥陛下察臣肝胆，知臣精诚，以臣此言，可以听采；则乞俯回圣览，特示宽恩：僧孺等准往例与官，裴垍等依旧职奖用，使内外人意，欢然再安。若以臣此言，理非允当；以臣覆策，事涉乖宜：则臣等见在四人，亦宜各加黜责。岂可六人同事，唯罪两人？虽圣造优容，且过朝夕；在臣惧惕，岂可

苟安？敢不自陈，以待罪戾？臣今职为学士，官是拾遗，日草诏书，月请谏纸。臣著默默，惜身不言，岂惟上辜圣恩，实亦下负神道。所以密缄手疏，潜吐血诚；苟合天心，虽死无恨。无任忧惧激切之至！

论于頔、裴均状

于頔、裴均欲入朝事宜

右，臣闻诸道路，皆云：于頔、裴均，累有进奉，并请入朝；伏闻圣恩，已似允许。臣侧听时议，内酌事情，为陛下谋，恐非稳便；昼夜思虑，不敢不言。伏见贞元已来，天下节将，握兵守土，少肯入朝。自陛下刑服三凶，威加四海，是得诸道节度使三二年来，朝廷追则追，替则替，奔走道路，惧承命之不暇。斯则圣德皇威，大被于四方矣。夫谋宜可久，事贵得中。当难制之时，则贵欲令其朝觐；及可制之日，则不必使之尽来。何则？安众心，收众望，在调驭之得其宜也。臣伏见近日节度使，或替或追，稍似烦数。今又许于頔等入奏，或虑便留在朝。臣细思之，有三不可。何者？窃见外使入奏，不问贤愚，皆欲仰希圣恩，傍结权贵，上须进奉，下须人事，莫不减削军府，割剥疲人，每一入朝，甚于两税。又闻于頔、裴均等，数有进奉。若又许来，荆襄之人，必重困于剥削矣。夺军府疲人之不足，奉君上权贵之有余。伏料圣心知之，深所不忍。此不可一也。臣又窃闻时议云：近日诸道节使，或以进奉希旨，或以货贿藩身。谓恩泽可图，谓权位可取，以入觐为请，以恋阙为名，须来即来，须住即住，要重位则得重位，要大权即得大权；进退周旋，无求不获。天下节使，尽萌此心。不审圣聪，闻此议否？今于頔等以入觐为请；若又许之，岂非须来即来乎？既来，必以恋阙为名；若又许之，岂非须住即住乎？则重位自然合加，况必求之乎？大权不得不与，况必图之乎？重位大权，人谁不爱？于頔既得，则茂昭求之。臣闻茂昭，又欲入朝，已谋行计。茂昭亦宰相也，亦国亲也；若引于頔为例，独不可乎？若尽与之，则陛下重位大权，是以人情假人也，授之可乎？若独与彼不与此，则忿争怨望之端，自此而作。今幸门已开矣，速杜之，又今于頔等开之。臣必恐圣心有时而悔矣。其不可二也。臣又窃见自古及今，君臣之际，权太重则下不得所，势太逼则上不甚安。今于頔任兼将相，来则总朝廷之权；家通国亲，入则连戚里之势。势亲则疏者不敢谏，权重则群下不敢言。臣虑于頔未来之间，内外迎附之者，其势已赫赫炎炎矣，况其已来乎？臣恐于頔未到之间，内外合言者，已不敢言矣，况其已到乎？脱或至此，陛下有术以制驭之邪？若用术制之，不如不制之安也。若又无术，将如之何？且于頔身是大臣，子为驸马，性灵事迹，陛下素谙。一朝到来，权兼内外：若绳以规制，则必失君臣之心；

若纵其作为，则必败朝廷之度。进退思虑，恐贻圣忧。其不可三也。凡此三不可，事实不细；伏乞圣览，再三思之。今臣所言，皆君臣之密机，安危之大计；伏望秘藏此状，不令左右得知。况臣以疏议亲，以贱论贵，语无方便，动有悔尤，言出身危，非不知耳；但以职居近密，身被恩荣，苟有闻知，即合陈露，伦言而得罪，亦臣所甘心；若默而负恩，则臣所不忍。伏希圣鉴，俯察愚诚，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论和籴状

今年和籴折籴利害事宜

右，臣伏见有司，以今年丰熟，请令畿内及诸处和籴，令收贱谷，以利农人。以臣所观，有害无利。何者？凡曰和籴，则官出钱，人出谷，两和商量，然后交易也。比来和籴，事则不然，但令府县散配户人，促立程限，严加征催；苟有稽迟，则被追捉，迫蹙鞭挞，甚于税赋。号为和籴，其实害人。傥依前而行，臣故曰有害无利也。今若有司出钱，开场自籴，比于时价，稍有优饶；利之诱人，人必情愿。且本请和籴，只图利人；人若有利，自然愿来。利害之间，可以此辩。今若除前之弊，行此之便，是真得和籴利人之道也。二端取舍，伏惟圣旨裁之。必不得已，则不如折籴。折籴者，折青苗税钱，使纳斛斗，免令贱祟，别纳见钱。在于农人，亦甚为利。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，多是杂色匹段。百姓又须转卖，然后将纳税钱。至于给付不免侵偷，货易不免折损。所失过本，其弊可知。今若量折税钱，使纳斛半，既无贱祟麦粟之费，又无转卖匹段之劳。利归于人，美归于上。则折籴之便，岂不昭然？由是而论，则配户不如开场，和籴不如折籴，亦甚明矣。臣久处村闾，曾为和籴之户，亲被迫蹙，实不堪命。臣近为畿尉，曾领和籴之司，亲自鞭挞，所不忍睹。臣顷者常欲疏此人病，闻于天聪；疏远贱微，无由上达。今幸擢居禁职，列在谏官，苟有他闻，犹合陈献；况备谙此事，深知此弊；臣若缄默，隐而不言，不唯上辜圣恩，实亦内负夙愿。犹虑愚诚不至，圣鉴未回；即望试令左右可亲信者一人，潜问乡村百姓，和籴之与折籴，孰利而孰害乎？则知臣言不敢苟耳。或虑陛下以敕命已下，难于移改。以臣所见，事又不然。夫圣人之举事也，唯务便人，唯求利物；若损益相半，则不必迁移；若利害相悬，则事须追改。不独于此，其他亦然，伏望宸衷，审赐详察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论太原事状三件

严绶 辅光

右，严绶、辅光太原事迹，其间不可，远近具知。臣前日对时，已子细面奏。

今奉宣：辅光已替，严绶续追。此皆圣鉴至明，左右不能惑听，合于公议，断自宸衷；内外人心，甚为惬当。其严缓，早须与替，不可更迟。缘与辅光，久相交结，军中补署职掌，比来尽由辅光。今见别除监军，小人乍失依托，或恐严绶相党，曲为妄陈。军情事宜之间，须过防虑。伏望圣恩，速令贞亮赴本道，便许严绶入朝。

贞亮

右，贞亮元是旧人，曾任重职。陛下以太原事弊，使替辅光。然臣伏闻贞亮先充汴州监军日，自置亲兵数千；又任三川都监日，专杀李康两节度使，事迹深为不可。为性自用，所在专权。若贞亮处事依前，即太原却受其弊。虽将追改，难以成功。其贞亮发赴本道之时，恐须以承前事切加约束，令其戒惧。此事至要，伏惟圣心不忘。

范希朝

右，希朝前在振武，威令大行，至今蕃戎，望风畏伏。况又勤俭信实，所在士卒归心。今若太原要人，无出希朝之右。伏恐圣意，虑其有年。臣又访闻：希朝筋力，犹堪驱使。但且令镇抚，必惬军情。待其一二年间，威制成立，然后择能者，即必易守成规。则虽老年，事须且用。其灵武比太原虽小，亦是要镇。如纳臣愚见，伏恐便须择人与希朝相代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奏请加德音中节目二件

缘今时旱，请更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

右，伏以圣心优轸，重降德音，欲令实惠及人，无如减放租税。昨正月中所降德音，量放去年钱米。伏闻所放数内，已有纳者：纵未纳者，多是逃亡，假令不放，亦征不得。况旱损州县至多，所放钱米至少，百姓未经丰熟，又纳今年税租，疲乏之中，重此征迫，人力困苦，莫甚于斯！却是今年，伏望圣恩，更与宰臣及有司商量：江淮先旱损州作分数，更量放今年租税。当疲困之际，降恻隐之恩，感动人情，无出于此。敢竭愚见，以副圣心。

请拣放后宫内人

右，伏见大历已来，四十余载，宫中人数，稍久渐多。伏虑驱使之余，其数犹广。上则虚给衣食；有供亿縻费之烦；下则离隔亲族，有幽闭怨旷之苦。事宜省费，物贵遂情。顷者已蒙圣恩，量有拣放。闻诸道路，所出不多。臣伏见自太宗、玄宗已来，每遇灾旱，多有拣放，书在国史，天下称之。伏望圣慈，再加处分；则盛明之德，可动天心，感悦之情，必致和气。光垂史册，美继祖宗，贞观开元之风，复见于今日矣。非小臣愚恳，不能发此言；非陛下英明，不能行此事。如蒙允许，便请于德音中，次第处分。谨具奏闻，伏

待进旨。谨奏。

论于頔所进歌舞人事宜状

右，臣三五日来，闻于时议，云：前件所进者，并是于頔爱妾，被普宁公主暗欲选进。今于頔所进，事非获已者。臣未知此说虚之与实；再三思之，皆为不可。何则？于頔自入朝来，陛下待之，深得其所。存其大体，故厚加宠位；知其性恶，故不与威权。中外人情，以为至当。在于于頔，亦自甘心。今因普宁，夺其爱妾，众人既有流议，于得以为词。臣恐此事，不益圣德。在臣愚见，岂敢不言？伏见陛下，数月已来，分别邪正。所有制断，所有处置，无不合于公论，无不惬于人情。唯此一事，实乖时体，关于损益，臣实惜之！今道路云云，皆有此说。是于頔自进，亦恐外人不知，去就之间，恐须却赐于頔。内足以辩明圣意，外足以止息浮词，又令于頔有所感戴。臣所闻所见如此，伏恐陛下要知，辄敢密陈，庶裨万一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论魏徵旧宅状

李师道奏请出私财，收赎魏徵旧宅事宜

右，今日守廉宣，令撰与师道诏：”所请收赎魏徵宅，还与其子〔孙〕，甚合朕心，允依来奏者。”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，尽忠辅佐，以致太平；在于子孙，合加优恤。今缘子孙穷贱，旧宅典卖与人。师道请出私财收赎，却还其后嗣。事关激劝，合出朝廷；师道何人？辄掠此美。依宣便许，臣恐非宜。况魏徵宅内旧堂，本是宫中小殿，太宗特赐，以表殊恩。既又与诸家不同，尤不宜使师道与赎。计其典卖，其价非多。伏望明敕有司，特以官钱收赎，便还后嗣，以劝忠臣。则事出皇恩，美归圣德（臣苟有所见）。不敢不陈。其与师道诏，未敢依宣便撰。伏待圣旨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

右，臣窃有所闻，云：王锷见欲除平章事。未知何故，有此商量。臣伏以宰相者，人臣极位，天下具瞻；非有清望大功，不合轻授。王锷既非清望，又无大功，若加此官，深为不可。昨日裴均除平章事，内外之议，早已纷然。今王锷若除，则如王锷之辈，皆生冀望之心矣。若尽与，则典章大坏，又未感恩；若不与，则厚薄有殊，或生怨望，幸门一启，无可奈何。臣又闻：王锷在镇日，不恤凋残，唯务差税。淮南百姓，日夜无惨。五年诛求，百计侵削，钱物既足，部邻入朝，号为羡余，亲自进奉。凡有耳者，无不知之。今若授同平章事，臣恐四方闻之，皆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宰相也。臣又恐诸道节度使，今日已后，皆割剥生人，营求宰相；私相谓曰：谁不如王锷邪？故臣以为深不可也。其王锷归镇与在朝，伏望并不除宰相。臣尚未知所闻信

否，贵欲先事而言，或恐万一已行，即言之无及。伏惟圣鉴，俯察愚衷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论裴均进奉银器状

右，臣伏闻向外传说，云：裴均前月二十六日，于银台进奉前件银器。虽未审知虚实，然而物议喧然。既有所闻，不敢不奏。伏以陛下昨因时旱，念及疲人，特降德音，停罢进奉。天意如感，雨泽应期，巷舞途歌，咸呼万岁。伏自德音降后，天下颙望遵行，未经旬月之间，裴均便先进奉；若诚有此事，深损圣德。臣或虑有人云：裴均所进银器，发在德音之前。遂劝圣恩，不妨受纳。以臣所见，事固不然。臣闻众议，皆云：裴均性本贪残，动多邪巧，每假进奉，广有诛求。料其深心，不愿停罢。必恐即日修表，倍程进来，欲试朝廷，尝其可否。何者？前月三日降德音，准诸道进奏院报事例，不过四五日，即裴均合知。至二十六日，进物方到。以此详察，足见奸情。今若便容，果落邪计。况一处如此，则远近皆知，臣恐诸道依前，从此不守法度。则是陛下明降制旨，又自弃之；何以制驭四方？何以取信天下？臣反覆思虑，深为陛下惜之！伏准德音节文，除四节及旨条外，有违越进奉者，其物送纳左藏库，仍委御史台具名闻奏。若此事果实，则御史台必准制弹奏，谏官必谏，宰相必论。天下知之，何稗圣政？以臣所见，伏望明宣云：裴均所进银器，虽在德音之前，恐四方不知，宜送左藏库收纳。如此，则海内悦服，天下欢心。事出宸衷，美归圣德。又免至御史、谏官奏论之，然后有处置在于事体，深以为宜。伏愿圣心，速赐裁断，谨具奏闻。谨奏。